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一回 望成名學究訓頑兒 講制藝鄉紳勸後進

話說陝西同州府朝邑縣，城南三□四地方，原有一個村莊。這莊內住的只有趙、方二姓，並無他族。這莊叫小不小，叫大不大，也有二三□戶人家。祖上世代務農。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裡，居然請了先生，教他兒子攻書，到他孫子，忽然得中一名賢門秀士。鄉裡人眼淺，看見中了秀才，竟是非同小可，合莊的人，都把他推戴起來，姓方的便漸漸的不敵了。姓方的瞧著眼熱，有幾家該錢的，也就不惜工本，公開一個學堂，又到城裡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，下鄉來教他們的子弟讀書。（賢門秀士：賢門，學宮；秀才，即秀才。）

這舉人姓王名仁，因為上了年紀，也就絕意進取，到得鄉間，盡心教授。不上幾年，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：有的也會對個對兒；有的也會謔幾句詩；內中有個天分高強的，竟把筆做了「開講」。把這幾個東家喜歡的了不得。到了九月重陽，大家商議著，明年還請這個先生。王仁見館地蟬聯，心中自是歡喜。這個會做開講的學生，他父親叫方必開。他家門前，原有兩棵合抱大樹，分列左右，因此鄉下人都叫他為「大樹頭方家」。這方必開因見兒子有了怎麼大的能耐，便說自明年為始，另外送先生四貫銅錢。不在話下。

（「開講」：指八股文中的第三段，為初學寫八股文的人所為。）

且說是年正值「大比之年」，那姓趙的便送孫子去趕大考。考罷回家，天天望榜，自不必說。到了重陽過後，有一天早上，大家方在睡夢之中，忽聽得一陣馬鈴聲響，大家被他驚醒。開門看處，只見一群人，簇擁著向西而去。仔細一打聽，都說趙相公考中了舉人了。此時方必開也隨了大眾在街上看熱鬧，得了這個信息，連忙一口氣跑到趙家門前探望。只見有一群人，頭上戴著紅纓帽子，正忙著在那裡貼報條呢。方必開自從兒子讀了書，西瓜大的字，也跟著學會了好幾擔擱在肚裡。這時候他一心一意都在這報條上，一頭看，一頭念道：「喜報貴府老爺趙印溫，應本科陝西鄉試，高中第四□一名舉人。報喜人卜連元。」他看了又看，念了又念，正在那裡咂嘴弄舌，不提防肩膀上有人拍了他一下，叫了一聲「親家」。方必開嚇了一跳，定神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就是那新中舉人趙溫的爺爺趙老頭兒。

原來這方必開，前頭因為趙府上中了秀才，他已有心攀附，忙把自己第三個女孩子，托人做媒，許給趙溫的兄弟，所以這趙老頭兒趕著他叫親家。他定睛一看，見是太親翁，也不及登堂入室，便在大門外頭，當街爬下，繡冬繡冬的磕了三個頭。趙老頭兒還禮不迭，趕忙扶他起來。方必開一面揮著自己衣服上的泥，一面說道：「你老今後可相信咱的話了？咱從前常說，城裡鄉紳老爺們的眼力，是再不錯的。□年前，城裡石牌樓王鄉紳下來上墳，是借你這屋裡打的尖。王老先生飯後無事，走到書房，可巧一班學生在那裡對對兒哩。王老先生一時高興，便說我也出一個你們對對。剛剛那天下了兩點雨，王老先生出的上聯就是『下雨』兩個字。我想著：你們這位少年老爺便沖口而出，說是什麼『出太陽』。王老先生點了點頭兒，說道：『下雨』兩個字，『出太陽』三個字，雖然差了些，總算口氣還好，將來這孩子倒或者有點出息。」你老想想看，這可不應了王老先生的話嗎？」趙老頭兒道：「可不是呢。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記這會子事了。眼前已是九月，大約月底月初，王老先生一定要下來上墳的。親家那時候把你家的孩子一齊叫了來，等王老先生考考他們。將來望你們令郎，也同我這小孫子一樣就好了。」方必開聽了這話，心中自是歡喜，又說了半天的話，方才告別回家。

那時候已有午牌過後，家裡人擺上飯來，叫他吃也不吃；卻是自己一個人，背著手，在書房廊前踱來踱去，嘴裡不住的自言自語，什麼「捷報貴府少老爺」，什麼「報喜人卜連元」。家裡人聽了都不明白。還虧了這書房裡的王先生，他是曾經發達過的人，曉得其中奧妙。聽了聽，就說：「這是報條上的話，他不住的念這個，卻是何故？」低頭一想：「明白了，一定是今天趙家孩子中了舉，東家見了眼饞，又勾起那痰迷心竅老毛病來了。」忙叫老三：「快把你爸爸攙到屋裡來坐，別叫他在風地裡吹。」這老三便是會做開講的那孩子，聽了這話，忙把父親扶了進來，誰知他父親跑進書房，就跪在地當中，朝著先生一連磕了二□四個響頭。先生忙忙還禮不迭，連忙一手扶起了方必開，一面嘴裡說：「東翁，有話好講，這從那裡說起！」這時候方必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拿手指指自家的心，又拿手指指他兒子老三，又雙手照著王仁拱了一拱。王仁的心上已明白了三四分了，就拿手指著老三，問道：「東翁，你是為了他麼？」方必開點點頭兒。王仁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隨手拉過一條板凳，讓東家坐下。又去拉了老三的手，說道：「老三，你知道你爸爸今兒這個樣子，是為的誰呀？」老三回：「我不知道。」王仁道：「為的是你。」老三說：「為我什麼？」王仁道：「你沒有聽見說，不是你趙家大哥哥，他今兒中了舉人麼？」老三道：「他中他的，與我甚麼相干？」王仁道：「不是這樣講。雖說人家中舉，與你無干，到底你爸爸眼睛裡總有點火辣辣的。」老三道：「他辣他的，又與我甚麼相干？」王仁道：「這就是你錯了！」老三道：「我錯甚麼？」王仁道：「你父親就是你一個兒子，既然叫你讀了書，自然望你巴結上進，將來也同你趙家大哥哥一樣，掙個舉人回來。」老三道：「中了舉人有甚麼好處呢？」王仁道：「中舉之後，一路上去，中進士，拉翰林，好處多著哩！」老三道：「到底有什麼好處？」王仁道：「拉了翰林就有官做。做了官就有錢賺，還要坐堂打人，出起門來，開鑼喝道。阿唷唷，這些好處，不念書，不中舉，那裡來呢？」老三孩子雖小，聽到「做了官就有錢賺」一名話，口雖不言，心內也有幾分活動了，悶了半天不作聲。又停了一會子，忽然問道：「師傅，你也是舉人，為甚麼不去中進士做官呢？」

拉翰林：考取的進士除一甲三名，照例授職翰林院外，其他還參加朝考，由皇帝圈點成績優秀者為翰林院庶吉士。

那時候，方必開聽了先生教他兒子的一番話，心上一時歡喜，喉嚨裡的痰也就活動了許多，後來又聽見先生說什麼做了官就有錢賺，他就哇的一聲，一大口的粘痰嘔了出來。剛剛吐得一半，忽然又見他兒子回駁先生的幾句話，駁的先生頓口無言，他的痰也就擱在嘴裡頭，不往外吐了，直鉤鉤兩只眼睛，瞅著先生，看他拿什麼話回答學生。只見那王仁楞了好半天，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面色很不好看，忽然把眼睛一瞪，吹了吹鬍子，一手提起戒尺，指著老三罵道：「混帳東西！我今兒一番好意，拿好話教導與你，你到教訓起我來了！問問你爸爸：請了我來，是叫我管你的呢，還是叫你管我的？學生都要管起師傅來，這還了得！這個館不能處了！一定要辭館，一定要辭館！」

這方必開是從來沒見先生發過這樣大的氣，今兒明曉得是他兒子的不是，沖撞了他，惹出來的禍。但是滿肚子裡的痰，越發涌了上來，要吐吐不出，要說說不出，急的兩手亂抓，嘴唇邊吐出些白沫來。老三還在那裡嘖哩咕嚕說：「是個好些兒的，就去中進士做官給我看，不要在我們家裡混鬧飯吃。」王仁聽了這話，更是火上加油，拿著板子趕過來打，老三又哭又跳，鬧的越發大了。還是老三的叔叔聽見不像樣，趕了進來，拍了老三兩下；又朝著先生作了幾個揖，賠了許多話；把哥子攙了出來才完的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趙老頭兒，自從孫子中舉，得意非凡，當下，就有報房裡人，三五成群，住在他家，鎮日價大魚大肉的供給，就是鴉片煙也是趙家的。趙老頭兒就把一向來往的鄉、姻、世、族誼，開了橫單交給報房裡人，叫他填寫報條，一家家去送。又忙著看日子祭宗祠，到城裡雇的廚子，說要整豬整羊上供，還要炮手、樂工、禮生。又忙著檢日子請喜酒，一應鄉、姻、世、族誼，都要請到。還說如今孫子中了孝廉，從此以後，又多幾個同年人家走動了。又忙著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：自家門前兩根，墳上兩根，祠堂兩根。又忙著做好一塊匾，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題「孝廉第」三個字。想來想去，城裡頭沒有這位闊親戚可以求得的，只有墳鄰王鄉紳，春秋二季下鄉掃墓，曾經見過幾面。因此淵源，就送去了一分厚禮，央告他寫了三個字，連夜叫漆匠做好，挂在門前，好不榮耀。又忙著替孫子做了一套及時應令的棉袍褂，預備開賀的那一天好穿了陪客。

（報房：向新考取的舉人、進士報喜的人為報人；由報人組合的叫報房。）

趙老頭兒祖孫三代究竟都是鄉下人，見識有限，那裡能夠照顧這許多，全虧他親家，把他西賓王孝廉請了過來一同幫忙，才能這般有條不紊。當下又備了一副大紅金帖，上寫著：「謹擇□月初三日，因小孫秋闈僥幸，敬治薄酒，恭候台光。」下寫：「趙大禮率男百壽暨孫溫載拜。」外面紅封套簽條居中寫著「王大人」三個字，下面注著「城裡石碑樓進士第」八個小字。大家知道，請的就是那王鄉紳了。另外又煩王孝廉寫一封四六信，無非是仰慕他，記挂他，屆期務必求他賞光的一派話。趙老頭兒又叫在後面加注一筆，說趕初一先打發孩子趕驢上城，等初二就好騎了下來；這裡打掃了兩間莊房，好請他多住幾天。帖子送去，王鄉紳答應說來。趙老頭兒不勝之喜。

（秋闈：秋天進行考試。闈，指進行舉人、進士考試的地方，考試日期在秋天。）

有事便長，無話便短。看看日子，一天近似一天，趙家一門大小，日夜忙碌，早已弄得筋疲力盡，人仰馬翻。到了初三黑早，趙老頭兒從炕上爬起，喚醒了老伴並一家人起來，打火燒水洗臉，換衣裳，吃早飯。諸事停當，已有辰牌時分，趕著先到祠堂裡上祭。當下都讓這中舉的趙溫走在頭裡，屁股後頭才是他爺爺，他爸爸，他叔叔，他兄弟，跟了一大串。走進了祠堂門，有幾個本家都迎了出來，只有一個老漢，嘴上挂著兩撇鬍子，手裡拿著一根長旱煙袋，坐在那裡不動。趙溫一見，認得他是族長，趕忙走過來叫了一聲「大公公」。那老漢點點頭兒，拿眼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；單讓他一個坐下，同他講道：「大相公，恭喜你，現在做了皇帝家人了！不知道我們祖先積了些甚麼陰功，今日都應在你一人身上。聽見老一輩子的講，要中一個舉，是很不容易呢；進去考的時候，祖宗三代都跟了進去，站在龍門老等，幫著你抗考籃，不然，那一百多斤的東西，怎麼拿得動呢？還說是文昌老爺是陰間裡的主考。等到放榜的那一天，文昌老爺穿戴著紗帽圓領，坐在上面；底下圍著多少判官，在那裡寫榜。陰間裡中的是誰，陽間裡的榜上也就中誰，那是一點不會錯的。到這時候，那些中舉的祖宗三代，又要到陰間裡看榜，又要到玉皇大帝跟前謝恩，總要三四夜不能睡覺哩。大相公，這些祖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，真真是不容易呢。」

（龍門：指鄉試考場的三門，也有指第三門，其意是跨過這門就可一舉成。）

爺兒兩個正在屋裡講話。忽然外面一片人聲吵鬧。問是甚麼事情，只見趙溫的爺爺滿頭是汗，正在那裡跺著腳罵廚子，說：「他們到如今還不來！這些王八崽子，不吃好草料的！停會子告訴王鄉紳，一定送他們到衙門裡去！」嘴裡罵著，手裡拿著一頂大帽子，借他當扇子扇，搖來搖去，氣得眼睛都發了紅了。正說著，只見廚子挑了碗盞傢伙進來。大家拿他抱怨。廚名，取「鯉魚跳龍門」的意思。

子回說：「我的爺！從早晨到如今，餓著肚皮走了三□多里路，為的那一項！半個老錢沒有瞧見，倒說先把咱往衙門裡送。城裡的大官大府，翰林、尚書，咱伺候過多少，沒瞧過他這囚攆的暴發戶，在咱面上混充老爺！開口王鄉紳，閉口王鄉紳，像他這樣的老爺，只怕替王鄉紳拴鞋還不要他哩！」一面罵，一面把炒菜的杓子往地下一擲，說：「咱老子不做啦，等他送罷！」這裡大家見廚子動了氣，不做菜，祠堂祭不成，大家坍台，又虧了趙溫的叔叔走過來，左說好話，右說好話，好容易把廚子騙住了，一樣一樣的做現成了，端了去擺供。當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，族長陪祭，大眾跟著磕頭。雖有贊禮先生旁邊吆喝著，無奈他們都是鄉下人，不懂得這樣的規矩，也有先作揖，後磕頭的，也有磕起頭來，再作一個揖的。禮生見他們參差不齊，也只好由著他們敷衍了事。一時祭罷祠堂，回到自己屋裡，便是一起一起的人來客往，算起來還是穿草鞋的多。送的分子，倒也絡繹不斷；頂多的一百銅錢，其餘二□、三□也有，再少卻亦沒有了。

（囚攆：罵人語。）

看看日頭向西，人報王鄉紳下來了。趙老頭兒祖孫三代，早已等得心焦，吃喜酒的人，都要等著王鄉紳來到方才開席，大家餓了肚皮，亦正等的耐煩。忽然聽說來了，賽如天上掉下來的一般，大家迎了出來。原來這王鄉紳坐的是轎車，還沒有走到門前，趙溫的爸爸搶上一步，把牲口攏住，帶至門前。王鄉紳下車，爺兒三個連忙打恭作揖，如同捧鳳凰似的捧了進來，在上首第一位坐下。

這裡請的陪客，只有王孝廉賓東兩個。王孝廉同王鄉紳敘起來還是本家，王孝廉比王鄉紳小一輩，因此他二人以叔侄相稱。他東家方必開因為趙老頭兒說過，今日有心要叫王鄉紳考考他兒子老三的才情，所以也戴了紅帽子、白頂子，穿著天青外褂，裝做斯斯文文的樣子，陪在下面；但是腳底下卻沒有著靴，只穿得一雙綠梁的青布鞋罷了。

王鄉紳坐定，尚未開談，先喊了一聲「來」！只見一個戴紅纓帽子的二爺，答應了一聲「者」！王鄉紳就說：「我們帶來的點小意思，交代了沒有？」二爺未及回話，趙老頭兒手裡早拿著一個小紅封套兒，朝著王鄉紳說：「又要你老破費了，這是斷斷不敢當的！」王鄉紳那裡肯依。趙老頭兒無奈，只得收下，叫孫子過來叩謝王公公。當下吃過一開茶，就叫開席。

王鄉紳一席居中；兩傍雖有幾席，都是穿草鞋，穿短打的一班人，還有些上不得台盤的，都在天井裡等著吃。這裡送酒安席，一應規矩，趙老頭兒全然不懂，一概托了王孝廉替他代作主人。當下，王鄉紳居中面南，王孝廉面西，方必開面東，他祖孫兩個坐在底下作陪。一時酒罷三巡，菜上五道。王鄉紳叔侄兩個講到今年那省主考放的某人，中出來的「闈墨」，一定是清真雅正，出色當行。又講到今科本縣所中的幾位新孝廉，一個個都是揣摩功深，未曾出榜之前，早決他們是一定要發達的，果然不出所料：足見文章有價，名下無虛。

（闈墨：新中舉人、進士的在考試時寫的文章。）

兩人講到得意之際，不知不覺的多飲了幾杯。原來這王鄉紳也是兩榜進士出身，做過一任監察御史，後因年老告病回家，就在本縣書院掌教。現在滿桌的人，除王孝廉之外，便沒有第二個可以談得來的。趙溫雖說新中舉，無奈他是少年新進，王鄉紳還不將他放在眼裡。至於他爺爺及方必開兩個，到了此時，都變成「鋸了嘴的葫蘆」，只有執壺斟酒，舉箸讓菜，並無可以插得嘴的地方，所以也只好默默無言。

王鄉紳飲至半酣，文思泉涌，議論風生，不禁大聲向王孝廉說道：「老侄，你估量著這『制藝』一道，還有多少年的氣運？」王孝廉一聽這話，心中不解，一句也答不上來，筷子上夾了一個肉圓，也不往嘴裡送，只是睜著兩隻眼睛，望著王鄉紳。王鄉紳便把頭點了兩點，說道：「這事說起來話長。國朝諸大家，是不用說了，單就我們陝西而論：一位路潤生先生，他造就的人才也就不少。前頭入閣拜相的閻老先生，同那做刑部大堂的他們那位貴族，那一個不是從小讀著路先生制藝，到後來才有這們大的經濟！」一面說，一手指著趙家祖孫，嘴裡又說道：「就以區區而論，記得那一年，我才□七歲，才學著開筆做文章，從的是史步通史老先生。這位史先生雖說是個老貢生，下過□三場沒有中舉；一部《仁在堂文稿》他卻是滾瓜爛熟記在肚裡。我還記得，我一開手，他叫我讀的就是『制藝引全』，是引人入門的法子。一天只教我讀半篇。因我記性不好，先生就把這篇文章裁了下來，用漿子糊在桌上，叫我低著頭念，偏偏念死念不熟。為這上頭，也不知捱了多少打，罰了多少跪，到如今才掙得這兩榜進士。唉！雖然吃了多少苦，也還不算冤枉。」王孝廉接口道：「這才合了俗語說的一句話，叫做『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』別的不講，單是方才這幾句話，不是你老人家一番閱歷，也不能說得如此親切有味。」

（制藝：指八股文。）

（經濟：經邦濟世、治理國家。）

王鄉紳一聽此言，不禁眉飛色舞，拿手向王孝廉身上一拍，說道：「對了，老侄，你能夠說出這句話來，你的文章也著實有工夫了。現在我雖不求仕進，你也無意功名，你在鄉下授徒，我在城中掌教，一樣是替路先生宏宣教育，替我聖朝培養人才。這裡頭消長盈虛，關係甚重。老侄你自己不要看輕，這個重擔，卻在我叔侄兩人身上，將來維持世運，歷劫不磨。趙世兄他目前雖說是新中舉，總是我們斯文一脈，將來昌明聖教，繼往開來，捨我其誰？當仁不讓。小子勉乎哉，小子勉乎哉！」說到這裡，不覺閉著眼睛，顛頭播腦起來。

趙溫聽了此言，不禁肅然起敬。他爺爺同方必開，起先尚懂得一二，知道他們講的無非文章，後來王鄉紳滿嘴掉文，又做出許多痴像，笑又不敢笑，說又沒得說。正在疑惑之際，不提防外頭一片聲嚷，吵鬧起來。仔細一問，原來是王鄉紳的二爺，因為他主人送了二分銀子的賀禮，趙溫的爸爸開銷他三個銅錢的腳錢，他在那裡嫌少，爭著要添。趙溫的爸爸說：「你主人止送了二分銀子，換起來不到三〇個錢，現在我給你三個銅錢，已經是格外的了。」二爺說：「腳錢不添，大遠的奔來了，飯總要吃一碗。」趙溫的爸爸不給他吃，他一定吵著要吃，自己又跑到廚房搶面吃，廚子不答應，因此爭吵起來，一直鬧到堂屋裡，王鄉紳站起來罵：「王八蛋！沒有王法的東西！」

當下，還虧了王孝廉出來，做好做歹，自己掏腰摸出兩個銅錢給他買燒餅吃，方才無話。坐定之後，王鄉紳還在那裡生氣，嘴裡說：「回去一定拿片子送到衙門裡，打這王八羔子幾百板子，戒戒他二次才好！」究竟趙老頭兒是個心慈面軟的人，聽了這話，連忙替他求情，說：「受了官刑的人，就是死了做了鬼，是一輩子不會超生的，這不毀了他嗎。你老那裡不陰功積德，回來教訓他幾句，戒戒他下回罷了。」王鄉紳聽了不作聲。方必開忽然想起趙老頭兒的話，要叫王鄉紳考考他兒子的才情，就起身離座去找老三，叫喚了半天，前前後後，那裡有老三的影子。後來找到廚房裡，才見老三伸著油晃晃的兩只手，在那裡啃骨頭。一見他老子來到，就拿油手往簇新的衣服上亂擦亂抹。他老子又恨兒子不長進，又是可惜衣服，急的眼睛裡冒火。當下忍著氣，不說別的，先拿過一條沾布，替兒子擦手，說要同他前面去見王鄉紳。老三是個上不得台盤的人，任憑他老子說得如何天花亂墜，他總是不肯去。他老子一時恨不過，狠狠的打了他一下耳刮子，他哇的一聲哭了。大家忙過來勸住，他老子見是如此，也只好罷手。

這裡王鄉紳又吃過幾樣菜，起身告辭。趙老頭兒又托王孝廉替他說：「孫子年紀小，不曾出過門；王府上可有使喚不著的管家，請賞荐一位，好跟著孫子明年上京會試。」王鄉紳也應允了。方才大家送出大門，上車而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